

思想方法
學習方法

(記筆書讀)



薛暮橋著

蘇南新華書店出版

法方學習與法方思想
著 儒 慕 薛

版出 店書華南蘇

思想方法與學習方法

著者 薛暮橋

出版 蘇南新華書店

印刷 新華印刷廠

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

一九四九年七月出版

蘇州版1—10000

前　　言

這裏所收集的幾篇稿件，是我學習整風文件，和在華中抗大進行整風教育時候所作筆記，（整頓學風部份）。來山東後稍加整理補充，曾在『山東文化』陸續發表。今春又加修改，用作山東大學頑科教材。現在把它編印一個小冊，供給青年學生自修之用。

我對哲學很少研究，所謂『思想方法』又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；闡述這樣一個學術問題非我所能勝任。這本小冊如以學術眼光來看，當然是太貧乏。但如作為青年學生的啓蒙書籍，幫助他們糾正主觀思想，或許比讀大本哲學著作更有益處。所以大膽把它發表，希望讀者多予指正！

本書再版時，在『我們的學習方法』一節中又有部份修改，其他各節亦略有補充，翻印本書時請注意改正。

——作者

目錄

一、人爲什麼犯錯	六
二、怎樣認識客觀世界	六
三、理論與實踐	一一
四、立場和方法	一六
五、我們的學習方法	一一
六、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	一六

一 人爲什麼犯錯誤

人也是一種動物，但不是普通的動物，而是發展到更高階段的動物。人有完備的思想，能夠反映客觀世界，能够認識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性，並能順應這規律性來改造這客觀世界，使其合於自己的主觀願望，這是其他動物所不能的。

人是能思想有意識的動物，他的一切行動都是有意識的。蜜蜂築巢，蜘蛛結網雖很精巧，但這行動是無意識的、是盲目的行動，無論主觀客觀條件如何變化，還是照樣的築巢和結網。人就不然，匠人造屋，是根據主觀需要和客觀情況而決定的一種有意識的行動，在各種不同的主觀客觀條件下，他就造出各種不同的房屋來。

人為什麼能改造客觀世界，使之合於自己的主觀願望？主要原因，這因爲人有完備的思想，能够認識客觀世界的發展的規律性。客觀世界的發展是有一定的規律性的；人認識了這種規律性，順着這種規律性去改造客觀世界，這樣就能成功，就能達到自己的主觀的願望。反之，如果逆着這種規律性去改造世界，那就一定失敗，一定不能達到自己的主觀的願望。

農民種稻種麥，是認識了稻麥的發展的規律性去耕種收割，所以能够達到自己所預期的目的。「拔苗助長」是違反了稻麥的發展的規律性，所以一定失敗。改造自然如此，改造社會也是這樣。一切改造社會的計劃（革命的戰略和策略）都必須順應着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，否則就是烏托邦的主觀空想。

一切正確的行動，必須是主觀與客觀相一致。這裏所謂主觀就是人腦子裏所思想的東西，所謂客觀就是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着的東西。如果我們腦子裏所思想的東西與客觀存在着的東西不一致

，如果我們僅僅有了主觀願望，而不認識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，或者是認識錯了，以致於我們的行動違反了這種自然規律，那就是主觀與客觀不一致，那就一定要失敗。

一個正確的行動必需這樣構成：第一是確定自己的立場，確定自己的奮鬥目標。第二是認識事物的發展規律，認識事物發展的根據和一切條件。然後結合這兩者，即順應着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，定出我們的行動的方針，按照這個方針努力奮鬥，來實現自己的主觀的願望。如果客觀事物變化了（時間不同，空間不同，一切條件不同），我們的行動方針（方法）也就必須變化；否則主觀與客觀就不會一致，就會犯錯誤。

人為什麼犯錯誤？明白了以上的道理，就會知道人犯錯誤的原因不外兩個：或者是立場錯了，自己的行動違反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。或者是方法錯了，我們的行動方針違反了事物的發展規律。把握了事物的發展規律，而不照顧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是錯的；主觀上照顧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，但因違反了事物的客觀的發展規律，以致事與願違，這同樣也是錯的。我們反對違反事物發展規律，好高騖遠，盲動蠻幹的主觀主義，同時也不贊成沒有明確立場，隨波逐流，聽天順命的客觀主義。

把立場與方法比較起來，立場乃是更基本的東西。立場錯了，就不可能掌握正確方法。這裏所謂立場的正確與錯誤，是說這種主觀願望（立場）是否符合於事物的發展規律。例如帝國主義希望自己永遠統治世界，封建買辦階級希望自己永遠統治中國，這種願望違反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，他們的立場必然是與事物發展規律矛盾，所以他們必不可掌握正確方法。但立場就是正確，如果方法錯了，也仍然要犯錯誤。我們研究思想方法的時候，對於這兩種錯誤均應反對。

為什麼我們要反對拋棄主觀立場的客觀主義呢？因為這拋棄了人的能動性，創造性。雖然人的行動，不能不受事物的客觀規律所限制；但在認識這些客觀規律以後，人的行動就能獲得自由。這裏所謂自由，並不是說我們可以違反這些客觀規律，而只是說可以順應這些客觀規律，利用這些客觀規律

，使事物向着有利於我們自己的方向發展。某些事物有利於我，我就幫助它發展；某些事物不利於我，我就阻礙它發展。為這保證事物能向一定方向發展，我們可以用主觀的努力，來創造各種有利的條件，排除各類不利的條件。

比如農民種地，爲着多收糧食，他就需要幫助禾的發展，阻礙草的發展。他施肥除草，是對禾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（施肥），排除不利條件（鋤草）。我們抗日救國就需要幫助抗日力量的發展，阻礙敵偽力量的發展，我們團結一切抗日力量，反對親日反共份子，是替抗日力量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，排除不利的條件。如果農民把禾和草同樣看待，我們把抗日力量和敵偽力量同樣看待，讓他們都自由發展，這就是拋棄了主觀的立場，其錯誤是不待解釋的。

所以，在客觀規律所容許的限度內，人的主觀努力是有着很大的能動性，創造性。我們一而再從客觀世界，一面又能改造客觀世界，使它服從我們自己的利益。比如我們的祖先會爲着自己的利益，把野草改造成了五穀，把野獸改造成了家畜。日寇能夠誘迫某些中國人民去當偽軍，做漢奸，我們也能爭取日本士兵來參加『反戰同盟』。但這些主觀努力，仍不能不受客觀規律的限制。比如當漢奸是違反着中國人民自己的利益的，所以日寇無論怎樣利誘威逼，仍不能使中國人民甘心事敵。而參加『反戰同盟』是適合日本士兵自己的利益的，所以他們一經覺悟，便會堅決的與我們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。

爲什麼我們要反對違反客觀規律的主觀主義思想方法呢？因爲違反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，我們無論怎樣努力，仍然不可能使主觀願望順利實現。「挖苗助長」固然是個不近情理的特殊例子，但這一類的例子，實在很多很多。比如我們有些同志對於客觀情況不調查，不研究，僅憑主觀願望編號施令，動員羣衆而不照顧羣衆自己的利益。到他的號令行不通的時候，還不檢討自己，反而埋怨羣衆落後；採用包辦強迫的方式來貫徹自己的願望。結果客觀事物的發展，便與他的主觀願望愈離愈遠，他

的錯誤意識愈深，終至完全失敗。這不是主觀主義在作祟嗎？

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殊性格，特殊發展規律。稻宜水，麥宜旱，稻宜熱，麥宜寒，這是稻和麥的性格。種種麥必須認識它的性格，適合它的性格才行。工人要求增加加工費，減少工作時間（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觉悟工人爲着革命的利益，亦即爲着勞動階級整體的、久遠的利益，要求增加生產，迅速推進社會主義及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）。農民要求獲得土地，或者減租減息；這是工人和農民的性格（這些性格是由他們本身的利益所決定的）。動員工人農民同樣必須認識工人農民的性格，保護他們本身的利益，否則不會成功。這還是講的一般的情形，在各種不同的時間空間，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，這種一般的規律還會千變萬化。

比如解放區的工人農民害怕「變天」；原因是爲保持他們已得的勝利果實。大後方的工人農民希望「變天」；原因是爲要求抬頭翻身。這是在不同的空間所產生的不同要求。「七七」事變以後中國人民要求抗戰，他們崇拜抗戰英雄，愛聽抗戰故事。日本投降以後中國人民要求和平，希望迅速進行和平建設，廢除戰爭創傷。這是在不同的時間所產生的不同要求。同樣進行戰爭，在敵強我弱時或敵強我弱處就應該防禦，保存自己力量。在敵弱我強處或敵弱我強時就應該進攻，迅速消滅敵人。這是在不同的條件下所產生的不同的行動方針。所以決定行動方針是一極複雜的問題，不調查研究是難免不犯主觀主義的錯誤的。

總之，我們在觀察問題的時候，不但要有正確立場，而且必須採取客觀的態度，要從各方面來觀察，不能單從一方面來觀察。要看看正面，看看反面，還要看看各個側面，各方面都考慮過到，但到處理問題，解決問題的時候，必須站穩立場，堅持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，絲毫不能動搖。應當堅持眞理（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利益與客觀真理常常是完全一致的），勿被剝削階級的各種花言巧語所誘惑。這樣才能盡可能的避免錯誤。

不過客觀事物是非常複雜的；不但複雜，而且常常變化。因此我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是常常不完全的，今天正確認識了的事物，明天可能又不認識，這樣就難免不發生主觀與客觀的矛盾，也就是說難免發生錯誤。我們的知識一天比一天豐富，我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一天比一天完全；那麼我們的錯誤也就一天比一天減少。但是因為受着時間和空間的限制，現在我們還不能把客觀世界完全認識，所以我們還不能完全不犯錯誤。

人在不斷的鬥爭中，總是不斷的犯錯誤。工作做得愈多，犯錯誤的可能性就愈大；永遠不犯錯誤的人事實上是沒有。我們不能永遠不犯錯誤，只能希望少犯一些錯誤，不犯大的錯誤，並且在犯了錯誤以後能迅速糾正，保證以後不致再犯。我們的經驗愈豐富，我們對事物的發展規律認識得愈清楚，便有可能預見前途變化，避免許多錯誤。到將來人類的知識發展到最高度時候，人類的犯錯誤也能減至最低度。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希望。

一 怎樣認識客觀世界

人類要改造客觀世界，必須認識客觀世界。什麼叫做認識？認識就是客觀世界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。客觀世界本是不管我們認識與否而獨立存在着的（不是因為我們認識了才出現，不因我們不認識而消失）；客觀世界中的某些事物，一與我們接觸，它的形狀聲音等等通過了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反映到我們的頭腦中，於是便被我們所感覺，被我們所認識。

所以我們認識客觀事物，首先必須通過感覺器官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皮膚），獲得各種感覺（形狀、顏色、聲音、氣味、滋味、硬軟、冷熱等等）。感覺是我們認識的基礎，也是我們的一切知識的源泉，生而育者不可能有顏色的知識，生而孽者不可能有聲音的知識，這是一切知識須以感覺作為基礎的證明。唯心論者以為人可以離開感覺而有良知良能，這完全是不合事實的妄想。

我們依靠感覺器官，認識了客觀事物的形態聲音等等，是否已對客觀事物完全認識了呢？沒有，沒有。我們還只認識了客觀事物的形態聲音等等，而未認識客觀事物的全部，且未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（比如有聲電影具備着人的形態和聲音，但這只是人的形態和聲音，決非真正的人）。認識客觀事物的形態聲音等等。只是認識的初步，尚未達到認識的完成階段。依靠感覺器官直接得來的知識，稱為感性知識，這還不是完全的知識。

為什麼感性知識是不完全的知識呢？因為一則這種知識是局部的、片斷的、不完全的，人的形態或聲音，都只是人的局部的現象，片斷的現象。我們必須把人的各種現象，各種特徵綜合起來，才能獲得完全的人。而且我們感覺到的，往往只是某些人的形態聲音等等，我們還必須把許多人的形態聲音等等比較研究，求出他們中的共同性來，這樣才能獲得人的完整概念。

再者感性知識只能認識客觀事物的外部現象，不能認識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，不能認識它的發展規律；也就是說，不能認識它的本質。比如我們要認識人的本質。就不僅要認識人的形態聲音等等，而且要認識人的生活行動，即要認識他的動態，認識他的發展過程（個體的發展以至種族的發展）；把人與其他動物比較研究。這樣才能認識人的內部聯繫，發展規律，才能認識人的本質。

經過許多感性知識的綜合、分析、比較、研究而認識了客觀事物的全貌，認識了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和發展規律。這樣的知識顯然是較完全的知識，是知識的更高發展階段。這樣的知識稱為理性知識。理性知識必須以感性知識為基礎，離開了感性知識，也就沒有理性知識。但理性知識並不等於感性知識，也不僅是感性知識的量的增加，而已產生質的變化。只有發展到了理性知識的時候，我們才能算已真正認識客觀事物。

感性知識有時候是不正確的。例如我們天天看着太陽從東到西繞着地球旋轉（感性知識），但經科學研究，知道不是太陽從東到西轉，而是地球從西到東轉；不是太陽繞地球，而是地球繞太陽（理性知識）；例如前幾年我們看到樣樣商品漲價（感性知識）；但經科學研究，知道不是樣樣商品漲價，而是貨幣跌價（理性知識）。我們觀察各種事物的時候，往往發生錯覺，或者只看到它的假象。如果不依靠理性知識，便不容易辨別出來。

感性知識發展到了理性知識的時候，是否已是十分正確，十分完全了呢？不！不！理性知識是否正確還須要到實際中去考驗；沒有經過實際考驗的理性知識，還不一定是正確的知識。怎樣考驗呢？或者把它放到一定的環境中去試驗或實驗，看它是否能夠產生我們所預期的結果。革命理論不能試驗，實驗時候，便只能到實踐中去考驗。如果經過反覆考驗均能達到預期結果，那這就是正確的知識，就是真理。

比如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，而著成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「資本論」。馬爾藤斯

同樣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，而著成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「人口論」。這兩種理性知識，究竟誰是誰非？最好是到實際中去考驗。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的具體事實，特別是「經濟恐慌」，這種怪異現象，證明了馬克思的「資本論」是完全正確的，馬爾薩斯的「人口論」是完全錯誤的。

其次，前面講到客觀世界非常複雜，而且常常變化。我們今天所獲得的知識還是非常有限，我們還只認識了客觀世界的一部份，還沒有完全認識客觀世界。而且由於客觀世界本身還在發展，還在變化，所以就連已認識的一部份，也非常常發展，常常變化不可。往往昨天認識的真理，今天已不適用。客觀世界是常常發展的，人的知識也須常常發展。馬列主義所以能夠成為科學真理，就因為他的繼續發展。

幾萬年前，我們的祖先觀察野生穀物的發芽、成長、開花、結實，這種感性知識在他們頭腦中經過幾千次、幾萬次的反覆；而使他們認識了這種野生穀物的發展規律，成為理性知識。他們又順應着野生植物的發展規律而去人工的培植它，使它成為今天的稻麥等類作物。在幾千次反覆的實踐中，他們完全實現了自己的預期的目的，這證明他們的理性知識是正確的，是客觀的真理。

但他們對於稻麥等類作物的認識，是否已算十分完全了呢？當然不能。過去他們還只知道稻麥如何發芽、成長、開花、結實。經過最近幾百年來的科學研究，我們對於稻麥的認識是更加完全了，因而能夠更有效的改良品種，採用化學肥料（中國尚未做到），藉以增加收穫。現在我們對於稻麥的認識仍不完全，仍待繼續研究，要從較低級的理性知識，發展到較高級、更高級的理性知識（科學理論））。宇宙的發展是無窮的，我們人類的認識是無窮的，因而進步也是無窮的。

人的生活受着兩種限制：即自然的限制，和社會的限制。人類為求生存，為求改善生活，不但要與自然鬥爭（生產鬥爭），而且要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鬥爭（階級鬥爭、民族鬥爭）。人們從生產鬥爭中獲得了認識自然，改造自然的豐富知識，這種知識發展成為自然科學。人們從階級鬥爭、民族鬥

爭中獲得了認識社會，改造社會的豐富知識，這種知識發展成爲社會科學。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（包括民族鬥爭）是人類的知識的最大來源；所以人類的理性知識可以分成兩大部門，就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，而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綜合，研究一切事物（包括自然社會以至思想）的發展規律的科學。

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是人類從幾千年、幾萬年艱苦鬥爭中積累了無數質貴經驗（感性知識），並把這些經驗整理、研究、實驗而得到的結果。它說明各種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內部聯繫、發展規律，它是較完全的理性知識。有了這許多的科學著作，使現代的青年可以不需要像我們祖先一樣暗中摸索，可以不需要依靠自己的直接經驗（感性知識），而把這些理性知識直接接受下來，這是何等便利的事情！

但知識份子這樣所獲得的知識，還不是真正的理性知識。因爲他們所獲得的知識（書本知識）既不是從感性知識發展而成，也沒有拿到實際中去考驗過。這種書本知識，同樣也是不完全的知識，用這種不完全的書本知識，去指導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（包括民族鬥爭），是一定會到處碰壁的。爲什麼？因爲真正的理性知識一定要以感性知識（實際經驗）爲其內容，沒有感性知識來作基礎的所謂「理性知識」，只是無內容的空洞形式。

生而育者雖然也能研究繪畫方法，生而飄者雖然也能閱讀音樂書籍，但他們因無感性知識來作基礎，所以他們得到的繪畫和音樂的知識是空洞的，沒有實際內容的，同樣，一個沒有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（包括民族鬥爭）經驗的知識份子，他雖然學了自然科學，學了社會科學，仍無一技之長，不能把他們的知識拿來實際應用。這樣他們能算有了完全的知識麼？自然不能。這種書本知識比較感性知識（實際鬥爭經驗）更不完全。從這點來講，也可以說這種知識份子（只有書本知識的知識份子）比較工農（有務實際鬥爭經驗）更無知識。

但是不是書本知識因此就變成無用廢物了呢？這也不然。書本知識仍然是有很大用處。只要我們不滿足於書本知識，能把書本上的理論拿到實際鬥爭中去考驗，用實際鬥爭經驗來證明它，充實它，使它獲得實際內容，同樣也能成為完全的知識。知識份子的這種學習方法，是與一般認識過程相反；不是從感性知識發展而為理性知識，而是先接受了書本知識，然後用實際鬥爭經驗去充實它。所以我們說這種學習方法是倒轉的、逆行的。

比如一個知識份子學了農業理論，然後到農場上去實習；或者學了醫藥理論，然後到醫院裏去實習。在他初到農場或醫院的時候，他還比不上普通的農民和看護。但是因為他學了科學理論，已有比較多的書本知識。所以在實習中，他的進步可能比普通的農民和看護快一點。因為他有較完備的工具（科學理論）來整理和研究自己的實際經驗，使這感性知識逐漸發展而為理性知識。

研究馬列主義革命理論也是同樣，它能幫助我們整理和研究從實踐中得來的鬥爭經驗，把它從感性知識提高而為理性知識。但如絲毫沒有鬥爭經驗，單純學習革命理論，那末這種「理論學習」，必然是唯教條，對於革命沒有絲毫用處。所以最好還是兩面學習革命理論，一面學習實際鬥爭經驗，把這兩者結合起來，使它逐漸發展而為較完全的理性知識。那種倒轉的，逆行的學習方法，一般說來是不值得提倡的。

二 理論與實踐

革命的理論，是從革命的實踐中產生的。沒有革命的實踐，沒有從革命的實踐中所獲得的實際鬥爭經驗，也就不會產生革命的理論。比如馬列主義革命理論，就是從革命的實踐中產生和發展出來的；馬克思·恩格斯吸收了人類歷史上的最優秀的文化遺產和革命鬥爭經驗，研究了歷史，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，和由此產生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而完成了說明社會發展規律，指導無產階級起來改造世界的革命學說。列寧生長在帝國主義時代，生長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前夜，他又用新的鬥爭經驗來充實和發揮馬列主義。現在馬列主義的豐富內容，仍然由斯大林等不斷的用鬥爭經驗來補充着。而毛澤東同志的『新民主主義論』『論聯合政府』等著作，便是用中國革命的特殊經驗來補充馬列主義，使它能夠更具體的說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殊發展規律，並更具體的指導中國革命。

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、斯大林、毛澤東，他們都是世界革命或中國革命的實際的領導者，因此他們能夠成為革命的理論家。這說明任何革命理論，都必須從革命的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。沒有革命的實踐，也就決不會產生革命的理論。但是革命的理論當它完成以後，又能回過頭來指導革命的實踐。因為革命理論能够幫助我們認識社會的發展規律，革命的發展規律，並根據這種規律性的認識，來正確的提出革命的綱領，規定革命的方針以及行動路線，它使我們能在革命中間少犯錯誤，不犯嚴重錯誤，而把我們引上勝利的道路。所以離開了革命實踐的理論，是空洞的理論；離開了革命理論的實際，是盲目的實踐。

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是理論與實踐的聯繫。但是有許多同志常常違背這種科學方法，而使理論與實踐相分離。有些同志過分重視革命理論，輕視革命實踐。不了解理論要從實踐產生，要到實踐中去

考驗，並在實踐中間才能獲得充分發展；這樣他們就成為一個空洞的教條主義者。有些同志過分重視實際經驗，把這些經驗無條件的到處應用，輕視革命理論，否認理論對於實踐的指導作用。這樣他們就成為一個狹隘的經驗主義者。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都不能正確認識客觀世界，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兩種具體表現。

教條主義者既然學了馬列主義科學理論，能够背誦馬、恩、列、斯所闡明的許多至理名言；為什麼他們仍然免不掉犯錯誤，而且會犯嚴重錯誤呢？首先因為一般科學理論大都只能說明事物發展的一般性、共同性，而不可能完全包括事物發展的特殊性、差別性。比如唯物史觀所講社會發展規律，雖然對任何國家都能適用；但它只能說明一般的、共同的一面，而不能完全說明特殊的、差別的一面。事實上，英國有英國的特點，蘇聯有蘇聯的特點，中國也有中國的特點。如不把握這特殊的、差別的一面，我們便不可能完滿地來解決一切具體問題。

教條主義者只看到事物的一般性、共同性，而看不到事物的特殊性、差別性。他們往往企圖採用同樣的方法來解決各種具體的複雜的問題，採用同樣的態度來對付各種生活不同，覺悟程度不同的人民。他們企圖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，把特殊的東西一般化，當然這種主觀主義的態度，它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。

其次，正因為一切事物都是特殊的、千差萬別的，所以馬列主義理論只能夠替我們指出一個原則，指出一個遠大的方向。但大的事業要從小處做起，遠的目標要從近處走起。如果我們不能解決這些小的近的問題，那麼所謂遠大前途，也就變成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。

教條主義者常常迷戀着遠大的前途；但對一切具體任務、實際問題，那就不能解決，甚至不願意去解決，這樣他們就永遠只能成為一個「革命」的空談者，「革命」的空想家。

最後，任何科學真理，也都是有一定的時間性和空間性，隨時隨地都能具體適用的科學真理事實